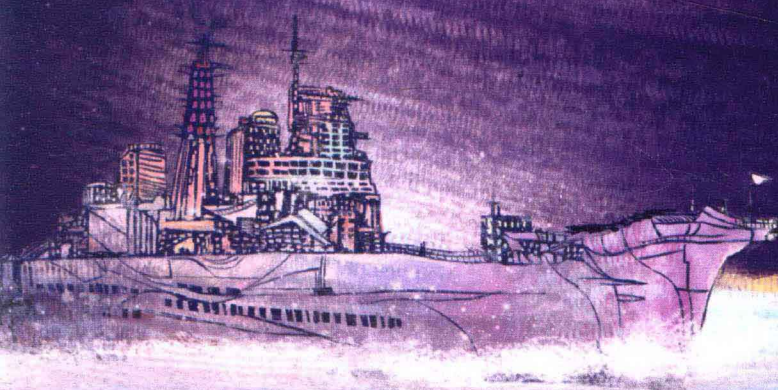


THE SHIP OF BRIDES

JOJO MOYES

新娘船

(英) 乔乔·莫伊斯 著
冯倩珠 译



新娘船

(英) 乔乔·莫伊斯 著
冯倩珠 译

THE SHIP
OF
BRIDES

JOJO MOYE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新娘船 / (英)莫伊斯著; 冯倩珠译. —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13.7
ISBN 978-7-5411-3727-3

I. ①新… II. ①莫… ②冯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14719 号

THE SHIP OF BRIDES by JOJO MOYES

Copyright: © 2005 BY JOJO MOYES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 - U.K.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2 Beijing HepingYahua Cultural Communications Co., Ltd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进字: 21-2012-123

新娘船

Xinniàng Chuan

[英] 乔乔·莫伊斯 著 冯倩珠 译

特约编辑 钟 楼
责任编辑 李淑云
封面设计 所以设计馆

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 四川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四川省成都市槐树街2号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读者服务 028-86259293

印 刷 北京友谊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 15
字 数 360千
版 次 2013年8月第一版
印 次 2013年8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3727-3
定 价 36.00元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蕙的风，性灵的阅读

2023-10-10 10:10:10

2023-10-10 10:10:10

献给贝蒂·麦基与乔·斯汤顿·兰伯特，
为她们在不同的旅程中所持的勇气而作。

1946年，英国皇家海军进入了战后运送战时新娘的最终阶段，那是一些嫁给了在海外服役的英国军人的姑娘。其中大部分人由军队运输船护送，或特别委托一批班轮运送。然而，1946年7月2日，655位澳大利亚新娘踏上了一次独特的旅程：她们要搭乘英国皇家海军维多利亚号——一艘航空母舰，去和她们的英国丈夫会面。

有超过1100人及19架飞机陪伴她们同行，航程近六周时间。最年轻的新娘当时15岁。至少有一位新娘在抵达目的地之前已经丧夫。而我的祖母贝蒂·麦基是幸运者之一，她们的信念终获回报。

这部虚构作品的灵感源自这场旅行，我将它献给我的祖母，以及所有勇于相信世界另一端未知未来的新娘。

乔乔·莫伊斯

2004年7月

注：书中所有节选内容皆非虚构，参考了战时新娘以及维多利亚号航母工作人员的经历。

新娘船

目录

CONTENTS

致 谢	第 三 部	第 二 部	第 一 部	序 幕
465	455	067	023	001

序幕 / 2002年・印度

PROLOGUE

那是我和她分别后的第一次相遇，当时感觉自己仿佛被什么东西击中。

这件事我听说过上千次，直到那一刻，才真正明白它的意义：也许会有片刻延迟——将脑中记忆与眼前所见联系起来，这需要时间——随后贯穿身体的是实实在在的震撼，就像真的受到了沉重的打击。我是一个实际的人，不会修饰辞藻。而我可以真切地说，这件事让我喘不过气来。

我从未期待再次见到她，从未想过会在那样的地方相见。我早已将她尘封在心底的某个抽屉里，不只她本身，也包括她于我而言的一切意义，以及她迫使我经历过的一切。因为亿万年时光逝去后，我才明白她的影响，明白她以无数种方式成为我一生中最好的、同时也是最坏的事。

她的真实存在所带来的冲击，并非当时唯一的感受。还有悲伤。我想在我的记忆中，她只存在于多年以前的彼时。现在的她，被包围在那群人中间，不知何故看起来如此苍老、憔悴……我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，她不该待在这个地方。我感到悲伤，曾经那样美丽、灿烂、沉静的她，如今……

我不清楚，也许这么想有失公允。没有谁能永葆年轻时的面貌，不是吗？老实说，看着这样的她，我不情愿地想起自己为人的宿命，

想起我的曾经，想起我们所有人必然的结局。

无论如何，在那里，在一个我未曾到过的地方，在一个我没有理由造访的地方，我重又找到了她。又或许是她找到了我。

我想直至那一刻，我才开始相信命运。也很难不去相信，当你想到我们两个分别走过了多远的距离。

很难不去相信，当你想到再无其他可能，我们穿越千里，横跨数洲，远渡重洋，注定再见到彼此。

2002年 印度

她被一阵争执声吵醒。吵嚷，断续又猛烈，像一只小狗摸不着头脑时发出的声音。老妇人靠着窗的脑袋抬了起来。她揉了揉冰凉的后颈，空调吹得寒风入骨。她用力直起身子。刚醒时意识模糊的那几秒钟，她不确定自己在哪里，甚至不确定自己是谁。她分辨出抑扬顿挫的话语声交织在一起，渐渐地，那些话变得清晰，把她从无梦的睡眠拽到现实中。

“我没说自己不喜欢皇宫，不喜欢庙宇。我只是说，我在这儿待了两个礼拜，却没感觉走近真正的印度。”

“你以为我是什么呢？我桑贾伊是假的吗？”前座传来一句话，声音带着轻微的嘲讽。

“你明白我意思的。”

“我是印度人，拉姆他也是印度人。虽说我在英国待了半辈子，也还是不折不扣的印度人。”

“噢，得了，贾伊，你可不怎么像。”

“不像什么？”

“不知道，不像这里的大多数人。”

小伙子轻蔑地摇了摇头。“你想要游览贫民区。”

“不是的。”

“你想回到家，能够对朋友讲一讲在这里看到的可怕景象，因为他们对苦难一无所知。而我们现在给你的，却只有可口可乐和空调。”

一阵笑声。老妇人斜眼看了看手表。快十一点半了，她睡了将近一个小时。

她的孙女坐在她身边，凑到前排两个座位中间。“嘿，我只是想看点什么东西，能让我真正了解这里的人是怎么生活的。我的意思是，所有导游想带你看的，不是豪宅，就是商场。”

“所以你想看贫民窟。”

从驾驶座传来瓦格赫拉先生的声音：“我可以带您去我家，珍妮弗小姐。我家里就符合贫民窟的条件。”

两个年轻人没有理睬他，他又提起嗓门说道：“您仔细看看坐在这儿的拉姆·B.瓦格赫拉先生，您看到的也是穷人，受压迫、被剥削的人。”他耸了耸肩，“我觉得自己熬过这么多年活了下来，真是奇迹。”

“我们也一样，几乎每天都是奇迹。”桑贾伊说。

老妇人完全坐直了，在后视镜里瞥见自己的样子。一边的头发被压平了，衣领在她苍白的皮肤上留下了一道深红的印痕。

珍妮弗回头扫了一眼。“你还好吧，奶奶？”她牛仔裤的裤腰沿着臀部滑落了一点，露出一个小小的文身。

“没事，亲爱的。”珍妮弗和她讲过她有文身吗？她理顺了头发，想不起这件事来。“实在不好意思。我一定是睡着了。”

“没什么好道歉的啊，”瓦格赫拉先生说，“我们这些成熟的公民，

需要休息的时候，就应该允许我们休息。”

“你是说你想要我开车吗，拉姆？”桑贾伊问道。

“不，不是，先生，桑贾伊先生。我可不愿打断你们妙语如珠的谈话。”

老人的目光在后视镜里与她的目光相遇。刚睡醒，仍旧迷迷糊糊，没有防备，老妇人挤出一个笑容回应这位老人的眨眼，在她看来那是故意朝她使的眼色。

她算了一下，他们已经在路上近三小时了。她们来古吉拉特的这次旅行，是她和珍妮弗最后一刻才决定的，她们仓促地奔上这趟度假旅行，原本行程安排得很紧凑，结果旅程以冒险开始，（“奶奶，我大学里有个朋友桑贾伊，他父母邀请我们去住上两三天！他们家美得不得了，像宫殿一样。只要飞几个小时就到了。”）却几乎以灾难结束，她们的航班误点，只留给她们一天时间回孟买，赶转接班机回家。

她被这一趟旅行弄得精疲力竭了，其实她早已暗自失望。她觉得印度之行是一场磨难，是对她的神经发起的狂轰滥炸，即便是经过空调巴士和四星级酒店过滤之后。想到自己被困在古吉拉特，虽然身处辛格家宫殿般的疆域内，仍旧使她充满恐惧。所幸辛格太太主动提出用自家的车送她们，以确保“两位女士”搭上回家的航班。虽然起飞机场在四百英里之外。“你不会想去火车站那种地方的。”她说，对着珍妮弗的亮金色头发做了个优雅的手势，“没人陪你的话。”

“我可以开车送她们。”桑贾伊果断地说。母亲对他低语了几句保险索赔和驾驶禁令的事，然后他同意让瓦格赫拉先生开车，自己在车上陪着，保证他们停下车来的时候不会有麻烦。又是这种事。以前，如果别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女人们一起旅行不可靠，照顾不了彼此，她会被这种想法

惹怒。而今她却很感激这种老派的礼节。她感到自己没有能力独自穿越这片异乡的土地，和爱冒险的孙女在一起，让她很焦虑，似乎没什么东西能让那孩子害怕。她曾几次想过劝告她，都忍住了，她意识到这种劝告听来软弱而怯懦。年轻人就该无所畏惧，她提醒自己，你想想那个年纪的自己。

“你还好吗，夫人？”

“我很好，谢谢你，桑贾伊。”

“还有一段路呢。这一路可不舒坦。”

“光坐着一定很吃力。”瓦格赫拉先生咕哝了一句。

“非常感谢你送我们。”

“贾伊！快看！”

她看到他们的车驶离高速公路，开进了一个破落的小镇，周围满是钢梁和木材搭的仓库。道路侧边拦着一道用金属板潦草拼接起来的长墙，路面变得愈发坑洼，遍布车辙，踏板摩托车沿着梵文标示的小径在尘土中穿行，就算是最高时速惊人的车子，在这儿的车速也上不了十五迈。他们黑色的雷克萨斯正向前蠕动，引擎发出微弱、急躁的低吼，不时转向避开路面的坑洞，或零星几头牛，朝着既定的方向缓缓而行，仿佛在响应某处魅惑的呼唤。

让珍妮弗发出那声惊叹的，不是路上的牛（他们已经见过很多了），而是一座白色陶瓷水斗堆成的山，水斗的出水管纷纷支出来，像一根根切断的脐带。不远处有一堆床垫，还有另一堆貌似手术台的东西。

“船上卸下来的。”瓦格赫拉先生没来由地说了一句。

“你看我们能停一下吗？”她问，“我们到哪儿了？”

司机伸出粗糙的手指，点着身边的地图说：“阿朗。”

“这儿不行。”桑贾伊皱了皱眉头，“我觉得停在这里不好。”

“让我看看地图。”珍妮弗挤到前座的两个男人中间，“可能会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，更……让人兴奋的地方。”

“我们确实是在不寻常的地方。”她的祖母说，她望着尘土飞扬的街道和蹲在路边的男人。似乎没有人听到她说的话。

“没有……”桑贾伊环顾四周，“我想这里没有那种地方。”

老妇人换了个坐姿。她现在迫切需要一杯水，还需要下车伸一伸腿。如果能用一下厕所，她也会很感激，但是在印度的短短时间里，她已经明白了，除了比较大的旅馆，在其他地方上厕所，很难说是松快还是折磨。

“我说这样吧，”桑贾伊说，“我们去买几瓶可乐，出了镇子停一下，伸一伸腿。”

“这算是个，垃圾城吗？”珍妮弗侧目看着窗外的一大堆冰箱。

桑贾伊对司机摇了摇手，示意他停车。“停在那儿，拉姆，那个商店门口，庙旁边那个。我去买点冰的饮料来。”

“‘我们’去买点冰的饮料。”珍妮弗说。车子停到路旁。“你待在车里好吗，奶奶？”她并没有等祖母回答。他们两个跳下车，一股热风袭进车里人造的冷气中，两个人说笑着走进阳光炙烤下的商店里。

近处的路边，有另一群男人蹲坐着，用锡杯喝着酒，偶尔漫不经心地清一清嗓子。他们淡漠地注视着这辆车。她坐在车里，忽然觉得自己有些显眼，她听着引擎空转的嗒嗒响声。车外，泥土冒出阵阵热气。

瓦格赫拉先生从座位上转过身来。“夫人，能请问一下您给您的司机多少薪水吗？”这是他第三次问她这类问题了，每次桑贾伊离开车子，他就会发问。

“我没有司机。”

“什么？没有雇工吗？”

“这个，倒是有一个姑娘，”她支支吾吾地说，“安妮特。”

“她有自己的住处吗？”

她想起安妮特那栋整洁的铁路员工的宅子，窗台上还种着天竺葵。

“有，算是有吧。”

“带薪假期呢？”

“这我不清楚。”她正想解释她和安妮特的工作关系，却被瓦格赫拉先生打断了。

“我为这家人干了四十年了，一年只有一个礼拜的带薪假。我在想，要成立个工会，yaar^①。我表弟的家里有因特网，我们在琢磨怎么用呢。丹麦，哎，保障工人权益的国家是有的。”他身子转回去，点了点头，“养老金，医疗……教育……我们都应该在丹麦工作。”

她沉默了片刻。“我没在那儿工作过。”她吐出这么一句。

她望着两个年轻人，一个金发，一个黑发，两个脑袋在路边商店里晃动。珍妮弗对她说他们两个只是朋友，但是两天前的夜里，她听到孙女沿着瓷砖走廊鬼鬼祟祟地钻进某个房间，她猜想那是桑贾伊的房间。第二天他们还是像两个孩童般自在相处。“爱上他了？”珍妮弗像是被她试探性的提问吓到了。“天啊，没有，奶奶。我和贾伊……噢，没有……我不想要稳定的关系。他知道的。”

又一次，她想起了那个年纪的自己，单独和男性待在一起，她怕得连话都说不清，那时她决意保持单身，这和她孙女单身的理由截然不同。然后她看看桑贾伊，她怀疑，他可能并不像孙女认为的那样了解状况。

“您知道这个地方吗？”瓦格赫拉先生又嚼起一颗槟榔来。他满口牙

① 乌尔都语，意为“朋友”。

齿染成了红色。

她摇了摇头。空调关了之后，她已经感觉到温度在不断蹿升。她口干舌燥，艰难地吞了口唾沫。她对珍妮弗讲过几次了，她不喜欢可乐。

“阿朗。世界上最大的拆船区。”

“噢。”她试图装出感兴趣的样子，却觉得更加疲乏了，更盼着车子开下去。不知再往前开多远，就能到达孟买的旅馆了，那里如同一片绿洲。她看了看手表：怎么会有人买两瓶饮料，竟用了快二十分钟？

“这里有四百个拆船场。这儿的工人几个月就能把一艘油船拆成各种零件。”

“噢。”

“这儿可没有什么工人权益，你知道吗，一天一美金，付他们这点钱，出生入死的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有些世界上最大的船，都是在这儿处理掉的。那些游轮的船主都留了些什么在船上，你不会信的——成套的餐具、爱尔兰亚麻布、整支管弦乐队的乐器。”他叹了口气，“有时候会让你觉得很遗憾，yaar。这么漂亮的船，就成了这么些废铜烂铁。”

老妇人把目光从店门口移开，还是装模作样地保持着兴趣。年轻人竟然这么不替人着想。她合上眼睛，意识到疲惫和干渴正破坏她素来平静的情绪。

“人家说去包纳加尔的路上什么都能买到——椅子、电话、乐器。船上弄下来的东西他们都卖。我妹夫就在包纳加尔的一个大拆船场工作，yaar。他们家整个屋子都摆满了船上的东西。你知道吗，看起来就像个皇宫。”他剔了剔牙，“只要是能搬下来的东西他们都卖。哼。要是他们卖船